

庫文學中新

廢

頽

著 基 爾 高
譯 璜 趙

行發館書印務商

世界文學名著

頽

廢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再版

世界文學名著
顏

廢

冊

(82001)

Decadence

定價國幣拾元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原著者

Maxim Gorky

譯述者

趙璜

版 翻
權 印
所 必
有 究

發行人

朱經農

印刷所

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

商務印書館

(本書校對者章德宣 王永良 蔡仲宣
吳葆瑤 袁秉美)

頹廢

一

大約在農奴解放（註）後兩年，我們底主的顯聖祭的那一天，忒曲克·聖·尼古拉教堂裏的教民們，當彌撒時，注目着一個陌生的客人。這客人粗暴地向羣衆們擁擠進去，將一對昂貴的蠟燭放在特利涅莫夫鎮所最尊敬的神像的前面。他是一個有力量的人，大鼻子，滿臉的灰色的絡腮鬚，一團漆黑的撥亂的頭髮，很像一個吉卜西人。他底灰藍的眼睛，傲慢地在他底濃而簇出

（註）原文 Emancipation. 是指一八六一年農奴取得解放運動。

的兩眉下面。這是很可注意的，當他垂直他的兩臂，他的粗大的手掌就會觸着了牠的兩膝。

他走近十字架，站在這鎮的闊人們的一列裏面，這件事更特別地使他們不高興。當彌撒祭過去後，特利渥莫夫鎮的幾個重要的人物就聚在沿廊上，對於這個陌生人談論起來。有的說他是販牲畜的，有的說他是市長，但這位斯泰洛斯基（註）葉夫舍·巴伊瑪珂夫，一個愛好平安無事的人，他身體很不康健，但心是良善的，這時靜靜的咳嗽着說：

『他大約是什麼闊人的僕人，一個打獵的，或者另外做點什麼同老爺們娛樂娛樂的事。』但是波米亞洛夫，布商，一個醜陋的麻子，綽號叫做『鰥夫螳螂』的，他又是一個浮躁的肉慾主義者，又歡喜說人家壞話的，這時惡意地呼喊道：

『你們看見麼，他有怎樣長的手？看他的走路，彷彿每個鐘樓上的鐘都爲了他底光榮而在敲着一樣！』

穿着玄色而挺硬的布外套，一雙很漂亮的俄國皮靴，闊肩粗鼻的人，沿街走去彷彿這塊地

（註）原文 Starosta，意思即村長。

方全是他所有底一樣，兩手插在衣袋內，兩肘夾緊在兩邊。當探聽關於他的事情的工作委託給愛但斯凱亞去做——她是做聖餐的婦人——市民當鐘一響都散了去吃他們的點心，在波米亞洛夫請他們在當晚到他的覆盆子園內喝茶以後。

餐事以後，特利渥莫夫的別一部分居民看見這個生疏的男子站在河底那一邊，在一塊沙洲上，名叫「母牛的舌」那裏，這是拉茲基親王所有底。他沿着柳樹叢林裏走，用他的闊的平勻的脚走量過沙洲，從他的手掌下對着村莊遼望，對着阿凱，同他的紆曲的支流，低溼的伐太拉沙河。特利渥莫夫的人們都是小心翼翼的；他們裏邊沒有一個人敢對他喊一聲，或問問他，他是什麼人，做什麼職業的。雖然他們差瑪希加·斯吐巴去，管門人，鎮裏的醉漢同丑角。不管有沒有女人在場，斯吐巴是毫不羞恥地脫了他的外褲在人們的面前，但帶上他摺綑的帽子，如此他向前涉過淺水的伐太拉沙河。挺着他底大肚皮，搖搖擺擺地像一隻鵝的走上陌生人的前面，因為要壯膽的緣故，有意高聲的問着：「你是誰？」

但這位陌生人的回答他沒有聽見，斯吐巴就立刻回轉身向村人們跑回來。

「他問我，」他告訴他們，「我爲什麼這樣醜陋。他有大的惡毒的眼睛像一個強盜。」

那天晚上，在波米亞洛夫底覆盆子花園內，愛但斯凱亞，他做聖餐的——一個兩頰垂下的女人，當作一個未來告知者與「女巫」而聞名的——向這鎮內的一班閹人們報告消息。

「他的第一個名字是伊勒亞，」她發表，她底可怕的眼睛睜開的很大，「他的姓是亞爾泰莫諾夫。他說他要住在這裏經營他的商業，但是他做什麼商業我還沒有知道。他是從伏爾迦那條路來的，也是從那條路去的，三點鐘後一息。」

如此，他們覺得對於他毫無希奇，而事情就沒有什麼興趣，如同什麼人在夜裏敲幾下窗子，由此作一種無言的什麼災禍再來的警告，於是大家無言地走散。

三星期過去了，事情的一切痕跡幾乎已經被這村人們忘記去了。這時候亞爾泰莫諾夫忽然出現，同着他的三個兒子在巴伊瑪珂夫的前面；他底話好像一把斧頭砍下來一樣。

「這裏有幾個生客看你，葉夫舍·密忒力茲，他們要在你的指導之下生活。請幫助我，使我做你底鄰舍。」

他的歷史是簡單而明瞭的。他本來是在古司克的拉茲基大公們那裏的，他們的田產是在拉得亞河邊，做喬治大公的家宰。但在奴隸解放那一年被辭退了，帶着一筆非常可觀的酬金，他決定自己開張營業，做一個亞麻布製造人。他是一個鰥夫，他的兒子們的名字是：長子叫做彼得，第二個駝背的叫做尼基泰，第三，他的義子，是亞歷舍，普通都叫渥勒渥希凱。

「我們的農夫是少種亞麻的，」巴伊瑪珂夫思考地答。

「我們要使他們多種起來。」

亞爾泰莫諾夫的語氣是笨重而粗暴，他說，說話好像在打一面大鼓，但巴伊瑪珂夫一生都是謹謹慎慎地，無論什麼話他都是溫和地說，彷彿他怕弄醒了什麼可怕的惡魔。他的可惡的灰色的眼睛是和善地，當他看着亞爾泰莫諾夫底兒子們石頭一般地站在門口，他閃視着他們。他們都是很不相同的：長子呢，有關的胸膛，合併着的眉毛，小小的熊似的眼睛，是像他底父親。尼基泰底兩眼像一個姑娘底，大而碧藍似他底襯衫，而亞歷舍是一個卷髮，玫瑰頰的美少年，白的皮膚和愉快的清秀的臉。

「他們裏面有一個要當兵的麼？」巴伊瑪珂夫問。

「不，我自己要我底孩子。我爲他們都弄的免役了。」

同時亞爾泰莫諾夫將手揮一揮，叫他們跑開。當他們靜靜地順序的走開，照他們底年齡一個個地出去了，他卻放一隻粗手在巴伊瑪珂夫的膝上，說，

「葉夫舍·密忒力茲，我到你這裏來也當作一個媒人來的。將你的女兒和我的大兒子結婚罷。」

巴伊瑪珂夫駭極了。他從坐墊上跳起來，開始搖着他的兩臂。

「天呀！你想到了什麼呀？我和你相見這還是第一次。我甚至還一些也不知道你是什麼人，而你就要求我這件事！我只有一個女兒，他結婚還早的很，而且你從來也沒有看見過她。你並不知道她是歡喜什麼……你想到了什麼呀？」

但亞爾泰莫諾夫只在他底卷曲的鬍子內微微一笑。

「關於我請你問巡長去，」他說，他受我們的大公的恩惠不少，而大公已寫信叫他幫助我

醬。

無論什麼我所進行的事情。這神聖的神像是我底保證人，那你聽了當沒有什麼不以我爲然。我知道你的女兒，我知道你們鎮裏的無論什麼事情。我到這裏已來過四次，沒人注意的而一切已探聽的詳細了。我底大兒子也曾到過這裏，而且看見過你底女兒，這樣你總沒有什麼就憂了。」感情好似被一隻熊追趕着，巴伊瑪珂夫乞求他的來客再等待一下。

「我能稍稍的等一下，但我的年齡不許我再等長久了。」亞爾泰莫諾夫執拗的嚴厲地說。

「來，向你們的主人說聲再會，」他從窗口向天井高聲的叫道。

當他們說過再會，去了以後，巴伊瑪珂夫是心顫地看着神像，他自己做了三次十字，輕輕說，

「主，憐憫我們罷！怎樣奇怪的人們保佑我們無災無難！」

於是，他用他底手杖敲着地，慢慢地走到花園裏，他底妻和女兒是在一株菩提樹下煮着果

「站在天井裏的那些孩子們是誰呀？密忒力茲？」他的肥胖的漂亮的妻問。

「我不知道。那泰勒亞在那裏？」

「到儲藏室拿糖去了。」

「拿糖去，」巴伊瑪珂夫憂鬱地重說了一遍，坐下在青草皮的地上。「糖。是的，他們說的是真話，他們說這奴隸解放將使人更耽心了。」

他的妻仔細的看他一眼，奇怪的問，

「什麼事情？你又不舒服麼？」

「我覺得很懊惱。看起來彷彿這人要在這世界上奪去我的位子了。」

他的妻開始安慰他。

「那爲什麼煩悶？」她說，「一定的，現在有少數人是離開了村落到鎮裏來了。」

「他們所做的確是如此。但同時我不能對你說什麼別的話。讓我仔細地想一想……」

巴伊瑪珂夫在第五天病了，第十二天他就死了，而這死給亞爾泰莫諾夫和他底孩子們一個極嚴靜的深深的影像。當這斯泰洛斯泰病的中間，亞爾泰莫諾夫來看他兩次，他們談了許多的話。第二次他來的時候，巴伊瑪珂夫就叫他的妻。

「呀，同他去說罷，」他說，疲倦地交放他的兩手在他的胸上。好像世界上的事情和我的關係不再長久了。讓我休息一回罷。」

「同我來，優勒亞娜·伊凡諾夫娜，」亞爾泰莫諾夫命令道，他並沒有看看他的女主人是否跟着他走，而他竟走出房外了。

「去，優勒亞娜，這大概是運命，」斯泰洛斯基對他底妻作寧靜的忠告，這時他看見她正在躊躇的要跟他們底客人出去。她是一個聰明的婦人，心計很多的，從來做事都經過相當的考慮；雖然在這種情形之下，她離開她丈夫只一點鐘就回來的，她卻一面輕彈她的眼淚，她的長而美麗的睫毛動了一動，一面說：

「這實在好似被運命注定了，密忒力茲。給我們的女兒以你的祝福罷。」

當天晚上，她牽着她底女兒，穿了莊嚴的衣服，走到她的丈夫底旁邊。亞爾泰莫諾夫推他的兒子向前，並沒有互相略略的看一看，這孩子同女孩就牽着了手，跪下去，低下頭，當巴伊瑪珂夫喘着氣，執着這古舊的家內的神像，在他們的頭上，開始流淚的，

「在聖父與聖子的名字之前……主呀！由你底慈悲的恩惠，不要捨棄我底惟一的孩子。」

「記着，」他嚴肅地向亞爾泰莫諾夫說，「你要在上帝面前對於我的女兒負責任。」

亞爾泰莫諾夫就向他鞠躬，他的手觸到了地板，他一邊這樣做，一邊說，

「我知道了。」

可是沒有對他未來的媳婦說一句親愛的話，也沒有向她和他的兒子看一眼，就急轉了他底頭向門，命令道，

「去。」

等這締訂了婚約的一對人走出去以後，他坐下在病人的床邊。

「不要煩惱罷，」他語氣堅確地說。「一切自然會安排好的。我在大公的家裏做了三十七年的事，沒有一次被責罵過，但人不是神：他是不仁慈而且難於取悅的。至於你，優勒亞娜，以後你一定被服侍的很好。你做我底孩子們的母親，他們會聽話，對待你都很尊敬的。」

當時巴伊瑪珂夫聽到這話，就沉默地向一角凝視着神像，嗚咽起來了。優勒亞娜也潸泣着，

而亞爾泰莫諾夫則表示他底煩悶。

『噫，葉夫舍·密忒力茲，』他說，『你將死的太早了。你沒有保養你自己的身體。而且我極需要你幫忙的。』

他用手捋一捋他的鬚鬚，發出一聲重重的嘆息。

『我很多知道關於你的事情，』他繼續說，『你是一位高尚的人而且非常精明的。你若同我同住五年或五年以上，我們定能够一塊兒做成許多事業。可是，這是上帝底意志。』

優勒亞娜悲苦地叫起來。

『你說些什麼呀？你這老鴉？你為什麼要恫嚇我們呀？莫非仍有一……』

但亞爾泰莫諾夫站起來，對巴伊瑪珂夫折了股行一鞠躬禮，彷彿當他是一個死屍。

『請原諒，因為我對你們是很信任的。再會，我必須到渥凱去。一隻大船載了我底財產，已經到那裏了。』

巴伊瑪珂夫的妻是非常受刺激了，當他一出去，起首就哭起來：

「這個愚漢，這個鄙夫，他簡直沒有一句和善的話對他兒子的新娘說！她的丈夫止住她。」

「不要怨聲，」他說，「不要嚇我，」思沉了一息又接上說，「你依靠這人罷。他似乎比起我們是高一等的。」

巴伊瑪珂夫榮耀地被葬了，全鎮的人和統共這五處教堂的牧師都來送葬。亞爾泰莫諾夫走在棺材的後面，密接着死人底妻和女兒；但這使村人們不歡喜；而且駝背尼基泰，當他走在他底父兄的後面的時候，聽到羣衆裏的這些閒話：

「沒有人知道他是誰，雖然他猝然爬進到前面來。」

波米亞洛夫輕輕說，一邊轉他的圓的棕黑色的眼睛：

「這死人葉夫舍和優勒亞娜，兩個都是小心翼翼的人，從來沒有不想過做事的。因此就有什麼祕密了。他一定用什麼手段去引誘他們，否則他們決不會將他們自己和他聯姻的。」

「是的，這是一件曖昧的事。」

『我也叫這是一件曖昧的事。大概，是臆造的錢鈔。但的確的，巴伊瑪珂夫活著是一個高尙的人，是不是呀？』

尼基泰低下頭聽着，他的駝背隆起來好像豫料到要被人打一拳。這是刮大風的一天，人們都用背向風，而灰泥翻起幾百尺高，在他們的後面掃過去有如一陣姻雲，灰粉是蓋滿人們底禿頭上，和搽油的頭髮上。

『看，』有一人說，『亞爾泰莫諾夫是怎樣的被撒着胡椒粉，由我們所弄起的灰塵。他變做十分的灰白了，這流浪漢……』

在她底丈夫葬了以後的十天，優勒亞娜·巴伊瑪珂夫同她女兒離開到庵堂去，讓她底房子給亞爾泰莫諾夫住。他同他底兒子們似住在轉動的旋風裏面，從早晨到夜，可以被看見急忙地在街上闊步走，或者當他們走過教堂就急忙地做十字。這個父親是多嘴的兇暴的人，他的長子是刻毒而不響的，顯然感受到或可怕可害羞。天使般的渥勒渥希凱，雖然同孩子們般的容易怒，卻當大胆地向姑娘們瞞眼；這時候的尼基泰，當太陽一升起，他自己就去，背着他的尖峯的背

渡過河到『母牛的舌』那裏，在那裏，木匠們，石匠們，已經置身在烏鴉的隊中，在建築着長的磚頭的工人住宅，在他們的旁邊，相近渥凱河的，有一座大的兩層的房子，木頭造的，二英尺厚——是一間看來好像牢監的房子。在晚上，這特利渥莫夫鎮的人們聚集在伐太拉克沙的岸上聽着，一邊他們嚼着甜瓜和向日葵子，那鋸的剉切聲和尖銳聲，鉋的刮擦聲和鋒利的斧頭的砍斫聲，而且彼此嘲笑的評論，在建築巴比塔的廢話上面。

波米亞洛夫想告別人要聽的宣言關於一切不幸的事情，那是將對這陌生人發生的。

『在春天，洪水將泛濫了這惡劣的建築，或者有一場大火。木匠們吸着煙草，而且處處是木頭的刨屑。』

『他們是建築在沙的上面，』伐西利諾音說，一個患肺病的教士。

『倘若他們在這裏開工廠，那酗酒，行竊，種種不道德的事都將開始。』

但這位磨坊主人兼旅館老板，露凱·巴爾斯基，身子巨大的驕誇的人，肥到要炸裂的，慰藉

地說：